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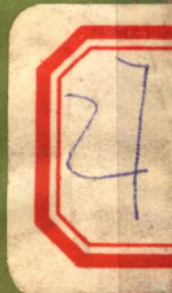
刊 叢 土 焦



保衛武

漢前衛戰在 北汪

西
敏
輯



版 出 社 刊 週 團 民

丙種叢刊第三種
 焦士叢刊第四輯之六
 保衛武漢前衛戰在江北

西敏實

必翻印
 究

每冊實價國幣
 六角
 (外埠酌加郵)

所版
 有權

總經售

發行主任

編輯主任

總幹事

社長

發行者

建設書店
 南甯民生路
 第三二四號

梁上燕

亢真化

錢實甫

馮瑛

民團週刊社

社址廣西南甯民生路二二四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卅日初版二千冊

出版總字第一四七號

保衛武漢前衛戰在江北

集士叢刊第四輯之六

目

次

三十一軍太湖抗戰記	柳 鶯
第五路軍在鄂東	鎮 亞
黃梅前綫	鎮 亞
反攻黃梅	鎮 亞
鄂東戰局鳥瞰	卜少長
五路軍江北大捷	中央社

三十一軍太湖抗戰記

柳 鶯

赫赫有名的三十一軍，最近又在太湖附近創造他的偉大事蹟了。記者爲要

把他苦戰大晝夜的真實情形轉告國人，所以不辭遠道跋涉的勞苦，離開了武漢跑到前方探訪去。

在太陽快要西下的時候，我找到了軍部所在的位置，那是四面高山的地方。一切都是很寧靜的，人們也見不得怎樣忙，當初有點不相信，那裡便是指揮作戰的高級司令部。

快要到那所小村莊的時候，一曲口琴聲忽然遠遠地送到我的耳裡來，我轉頭看去，發現左前方小溪岸上的幾株大樹下，坐着十多位軍官，好似那聲音便是從那裡送來的。我依然走着我的前路，可是拐了一個灣便到他們的所在了。呵，你道那軍官是誰？原來便是我所要拜訪的軍長韋雲淞氏了。他們當中一位是參謀長馬君屨鴻，另一位是副官處長馮君焯奎，是我從前到田家蒼時會見過。我想，湊巧極了，有了老朋友在此，那麼，我的訪問工作容易得多了。馮

君首先發見我，也是最先招呼我的一個，他們很親切地和我握手之後，還一把其他同志都介紹給我了，可是，我那能記憶得這許多。

韋軍長較我去年在漢口見他時似乎瘦了一些，白頭髮也添多了幾根，這顯然地告訴我是勞心勞力的結果。

我們寒暄了一會，韋氏開始便說：『你又來找文章的資料嗎？目前我以為大可不必，且待打平日寇之後，再和你大談三天吧。』說罷繼續着哈哈大笑。我才想把千千萬萬的民衆在期待着知道他們苦戰六晝夜給予敵人很大的打擊的意見告訴他，那馬君却從旁插了一句，『你也太辛苦了，暫時撇開戰事不談，且請本部的幾位音樂家合奏一曲口琴聽聽罷』。在大家一度催促之後，于是一曲清幽的音樂又送到我們耳鼓來了。

接着，韋軍長指給我說：『你看那滿山的松林，在廣西除掉供給柴火之外

再無別種用途了，而這裡牠還有第二種用途，可以製造伏苓和伏神，我已經將那製造方法問個明白，並且寄回廣西去了。照着實行，於農村經濟也許有多少的補益哩。』外面的人只知道韋氏是個捍衛國家的名將，而不知道他曾經做過廣西的建設廳長，而且是奠定廣西建設基礎的一位主要角色，所以他說起話來老是不離本來的色彩。

我們坐在草地上拉拉雜雜地談了一點多鐘，才慢慢地轉到軍部來，然而，所談的並不是我所急要知道的東西，心裡暗地着急得很。

二

大約是下午九點鐘的光景，我再度和韋馬馮諸位坐談，我的工作才得開始進行。

我們坐的是一所滿掛着地圖的房屋，中央擺着一張四方桌子，四面放把木

椅，地是很潮濕的，山蚊更多得使人可怕，這足見前方將士們生活的辛苦，在大都市住洋房，食大菜，出入跳舞廳的人們也會想像得到嗎？

他們開始告訴我：

「自六月拾八日潛山失陷起至七月廿二日止，潛山駐的是第六師團的兩個聯隊，在七月初敵曾對潛山西北山地上我們的友軍攻擊過幾次，看來是掩護安慶集中的。本軍於六月末旬起陸續推進至太湖附近，因為我們的任務是側擊西進的敵人，所以選定了太湖西北一帶山地為障地，右邊從二郎河起經涼亭河、太湖，至小池驛附近全綫長凡一百四拾華里，好在是山地還勉強可以佈置得起，然而已經到處感覺薄弱了。障地正靠着潛山經太湖至宿松的馬路旁邊，是依山為障地的，前面是平坦開闊的地帶，很足以瞰制敵人的行動，可得算是一個良好的障地」。韋氏說到這裡還恐怕我不明白，再指着壁上的地圖一一指着

我看，好似教師在講堂授課那麼精細，我雖然不是軍人，也覺得瞭如指掌了。

這是誠可感激的啊！

「本軍先頭到達太湖還算很早，不過自淮北戰後尙未有休息的機會，因此，也乘便把部隊整理一吓，同時××師尙在正陽關方面與敵人對峙中，直到這裡開戰的前頭才趕到來，所以最初只能夠用一師人去警戒和構築工事。」韋氏接着說。

談到這裡，勤務兵端上幾杯咖啡來，於是我們轉回原來的坐處喝咖啡抽捲煙去。據他們說許久，受不到這些東西了，這是前天漢口來人帶下的。又在他們的生活中，最感困難的是捲煙問題，曾經有過不少次買不到香煙的，如果有人找到了，祇好偷偷地躲到僻靜的地方去抽，不然的話，不錯說一包一罐，就是再多一些，一下子也會報銷完結的呀。

停了一會，也可以說是第二堂功課的開始吧，韋氏吸了一口捲煙又慢慢地說。

「第一期的部署像剛才所說的了，以後又把××師延伸到××師右翼方面去，成爲兩師併列之勢，這可說是第二期的部署，在這個時期，我們除掉做工事之外，還在遠前方派出游擊隊，常常去襲擊敵人。」

「以後××師的一部也來了。不過他是開到宿松方面的，這一來本軍的正面更加廣大了。」

「那時的敵情怎樣呢？」我插着問。

韋氏正要答覆的時候，那角落裏的電話機響了，于是由馬君代答。

「湖口早經失掉了，安慶的敵人也續有增加，合肥的殘兵也大部南下，看來情勢是日趨嚴重的。」

「敵戰快要展開了吧」？我接着問。

「不，待我抽了一口煙再告訴你聽罷」，馬君一面對着我笑，一面抽着捲煙，神情是很安閑的。

我們這樣地期待着敵人的到來又許多天了，畢竟他沒有前進，當時前線的長官就有不少次打電話到軍部來，要求向敵人進攻去，好似他們都在磨拳擦掌要顯一顯身手的樣子。大約在他們的見地，以爲過去在平原大地作戰。無險可憑，我們缺乏大砲，沒有機械化部隊，所以吃虧很大，現在是入山地了，正是我們活動的最好機會，不趁這時發揮我們的優越條件，還待何時？

「但是事情沒這麼簡單的，對於他們的建議一吓子還不能夠接受，不過軍長仍然吩咐他們忍耐地等着，總有一天可以供他們的志願獲伸的。」

聽馬君說到這裡，軍長也打完電話轉回坐處了，他說。

「你們談到什麼地方呢？」

馬君略爲復述之後，他遙遙地指着地圖說。

「我們的陣勢明白了吧？但是到了七月廿三日又奉命令，要把××師推進到較前方去，於是我們的計劃又要從新策定了，爲要偵察地形從新部署，決定先派××團于廿五日進至徐家橋官橋之線負掩護的責任，師主力則俟我軍廿四日出發前方召見兩師的師長再定推進的日期。」

「第一日（即廿四日）我到前方去了，就在這一天，潛山的敵人開始向我們駐在遠前方的游擊部隊進攻，計有二處地方發生戰事，我們的游擊隊運用很巧妙的辦法偷到敵人的側背去，結果打死日寇四拾多名，奪獲戰馬三匹。」

「廿五日敵人增加至四千餘。開始向我們的警戒陣地攻擊，在新倉駝龍山打了半天，後來因爲另一部數百的敵人企圖從右翼包圍，我軍才退回棋盤石仍

然是在主陣地前抵抗，太湖河北岸是有一道河堤的，敵人以為我軍一定是憑着固守的，放列了拾多門大砲連續地對着河堤轟擊，一下兒那土堤毀壞了，部隊也跟着渡河，殊不知河堤上我們一個兵都沒有，枉費了他們幾百顆砲彈，我軍待他半渡的時候，突然地往前推進，這時才利用河堤以熾盛的火力掃射，寇兵死傷的落水着實不少，迫得退回去。」

「同時還有三千餘人由潛山大道向小池驛劉家舖進犯，先以砲兵陣地發射數百發，繼續步兵前進，我們的守兵靈巧極了，當砲擊的時候都躲到反斜面去，待到他的步兵接近了，便以機關槍手榴彈射擊，敵人死傷甚多。」

「當敵人攻擊的時候，他放起煙幕，企圖遮蔽運動，那知我們在高山上面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見他背後約莫有一個聯隊的密集部隊在後前進，於是我們的砲兵怒吼了，很迅速地發射多數的子彈，其中便有一門在這一天內射了一百

四十餘發，敵人所受的損害是很大的。不過我們的砲彈太壞了，有許多沒有爆炸，而且射程又不很大，不能達到預期的要求，這是十分遺憾的呀！」

「敵人既然開始進犯，當初所決定的××師推進至泊湖西北巨太湖之線已經不適於情況了，但是爲要有效的妨害敵人向宿松方面進犯，仍然不得不把他推進一步，我就在××師師部，召見了莫林兩位師長，決定把××師推進獅子山巨界石河之線，當時有人以爲離開既設陣地跑到山前面去拒敵是不合算的，但是我的意見却有些不同。第一、爲要有效的側擊敵人，往前是比較在後好些，這是任務的關係；第二、敵人過去的偵察總以爲我們在車路西邊的，突然間我們進出東邊去，這可以出乎敵之意料外，他所預定的戰術上的行動便要因此而發生障礙，這是戰術的問題。所以我當時決心這樣做，後來居然給予敵人不小的打擊呢。」

韋氏說到這裡，已是半夜十二時了，我覺得他們終日在勞心勞力，再不該耽誤他們的休息時間，於是由我的建議明天再談罷。馮君却說一兩個整夜沒有睡眠是極其平常的事。馮君更說因為連續夜行軍，到後來簡直走在路上都做起夢來，也曾試過不少次，我想，這種滋味不是親自經歷的人，斷斷想像不到，這更足以證明前方將士是如何地辛苦啊！

三

就在軍部歇了一宵，因為昨天跑了一天路，睡眠又很遲，精神疲乏得很，今天起床已是八點鐘了，而各位武裝同志早就各辦各的事去，他們這樣緊張工作，我竟偷懶到如此地步，更慚愧得很。

早飯是和韋氏，兩位處長一位主任同桌，米是兵站供給的，糲得不易下咽，菜也很簡單，可是他們用來却毫無難色。用膳的時候，拉拉雜雜地談了不

少話，韋氏尤喜歡把那有趣的話對我們說，和樂的氣氛，十足家人的樣子，我雖是偶然作客到此，也覺得他們中間是再愉快不過的了。

飯後復進入昨夜坐談的地方，繼續未完的談話。「廿五日我對莫林兩師長指示了作戰方法之後，便親到前方敵人攻擊最利害的左翼去，並在那裡住了一宵，我看見將士們是很沉着勇敢的，心裡愉快得很。」

廿六日拂曉敵又開始攻擊，重點指向××師的左翼，步兵約有兩個聯隊，大砲十餘門，飛機八架，更番轟炸突擊，戰鬪非常慘烈。下午我守備風虎尖的兩排完全犧牲了，那據點首先被敵佔去，接着近鄰的兩個小高地，也相繼不守。不過，入夜又給我們奪回了。

『同日另一部敵人向太湖城進犯，你看，太湖城是在主陣地前線的，最初便決定不固守牠。敵人對於城堡的攻擊，照例是先用大砲飛機一齊來的，隆隆

的聲音連續地響了半天之後，城內已成爲焦土了，可是我們的守兵並未退走，本着他們的經驗，砲聲一停步兵就要前進的，於是一個個從掩蔽裏面爬出來，期待着敵人步兵接近，真的步兵來時，只一陣的機槍聲，交着榴彈聲，敵人退去了，接着又是密密的大砲聲，這樣反復幾次之後，我們的守兵才依照預定的計劃，轉入主陣地來。」

「放棄太湖之後，約三千的敵人便到達××師右翼近虎風尖高地前面，大約因爲已是黃昏時候，且待敵人再行攻擊了。可惜我們的砲兵太不中用，眼睜睜地看見這許多敵人在前面，也無法去射擊他。」

「巨全日的戰鬥，統計敵人發出的砲彈迫擊彈便有二千餘發，飛機投下的炸彈也有一百多顆，然而這只是師的左翼主陣地真面目的戰鬥，其他還是前進陣地的接觸。」

韋氏說完停了一會，我接着問：

「敵人死傷很大吧？」

「他攻我，他低我高，死傷當然很大，當時雖看不出數目來，但後來據偵探回報，午刻在道路上就看見抬的兩批，共有六百餘人，而下午的戰鬪更加激烈，情形可想而知。」

「是那一部敵人呢？」

「是第六師團的主力。」

「沒有戰車參加吧？」

「山地戰用不着那東西。」

「日寇的戰法，向是避實擊虛的，這一回怎麼一定要向山地攻擊呀？」

「你看我們的陣地正臨着潛太公路，他不把我們壓迫開去，那裏通得過

呢？所以以後兩天的戰鬪更激烈了」。

這一段是我和馬處長對答。

「還有，上面說過廖團進出徐家橋掩護××師推進的，他們於廿五日達到目的地，廿六日就遇着由望江和上下石牌西進的敵人二千餘，於是該方面也展開了激烈的戰鬪。同時××師的另一部，進出所指定的陣地附近也與敵人遭遇，尤其祈雨山的爭奪戰往復數次之多，損傷不少。而敵人在不預期遭遇的場合之下，到處現出手忙脚亂的樣子，他的損失也着實很大」。

韋氏補充地說。

「敵人以南下宿松黃梅沿江西犯的目的，一面對本軍壓迫，一面源源南下，到二十七日日本軍××和××師入於全線激戰中了」。

「廿七日僅××師方面便有八千人以上的敵人，大砲廿餘門，飛機十餘架，

在左地區則猛攻龍山宮，西風腫、在右地區則猛攻芭蕉堡，夫子嶺，花涼亭，各陣地，其中爭奪最烈的爲龍山宮和花涼亭兩處。龍山宮在太湖城的東北，不把牠佔領，太湖城便要受到敵制，所以他併死力爭，自晨至暮不斷猛攻，失而復得者五次之多，直到薄暮，我因陣地盡毀，預備隊也增加不及才退下來，而守備隊中之某一連只剩廿餘人。」

「花涼亭是通英山道路的咽喉，爭奪比龍山宮更加激烈，當初敵人雖以大砲迫擊砲更番轟擊，守兵還是屹然不動，到下午工事毀壞了，於是爭奪戰開始，第一次失掉了，一會兒又給我們奪回來，如是的失而復得五次之多到第六次又失掉了，守備的營長梁湯便親自率一排人不顧一切地衝鋒，（當時他手上祇有一排人了，）不幸得很梁營長就在這個時候爲國犧牲了，然而他的部隊依然猛進，終把那山頭奪回，這次以後敵人再不敢攻擊了。」

「××師方面雖然受到優勢敵人攻擊一個整日，但也只失掉兩三個據點，於前線尚無重大的影響，就當各方面都在吃緊的時候，部隊都用完了，最後連工兵營特務營也參加上去」。

「××師的當面也有一個聯隊攻擊，重點在涼亭同巖恭山方面，在風虎尖的前進陣地發生了很激烈的戰鬥，敵人雖然多次想把我們的陣線突破，畢竟他們企圖不能夠實現。」

「總之這一天的戰鬥是相當激烈的，尤以××師方面為甚，好在我們是居高臨下，憑險固守，所以陣地得以屹然不動，但死傷已在六七百人以上了。敵人呢，他在我們槍口下運動，損傷當然要很大」，韋氏很從容而忠實的說。

「還祇是第六師團的敵人嗎？」

「不，發現的有第二、第三、第六和第一〇四團的番號，不過，未必是四

個整師」。

「南下的敵人先頭到宿松了嗎？」

「尙未到達，依戰況推移判斷，和今天另外一個聯隊由黃泥港經新倉向宿松行進的情形推測，大約明日戰事又要延伸到我們右翼的××師方面去了」。

這是我與馬處長的談話。

「真的到廿八日戰事延及全軍的正面了。右翼的××師方面，自上午五時起便有敵數百對祝家橋鳳凰嶺我警戒線攻擊，接着有二千多的敵人附大砲多門從大道向西南直下，猛攻我包山花涼亭之線，其主力則企圖從亭子嶺突破。守軍只有兩團，而且是才從××方面第一線抽調來的，都未經補充和休息，在開戰的前夕才從宿松轉調到這裡來，他的陣地緊握着宿太公路，但山地並不很高，工事又未經構築。敵人一接觸便是猛烈的攻擊，他們努力支持。敵人始終

無法把我們壓迫遠地的路去。」

「××師方面敵展開在仙人石，巖恭山趾鳳河貓兒嶺前面也有三千人之多；重點在巖恭山的南端，曾一度給幾百敵人偷進四姑寨，企圖包圍該師右翼，結果不特爲我軍打退了，而且給他一個很大的損傷」。

「××師的右翼依然與二千多的日寇對峙着，他始終不能佔得我們一個山頭，左翼方面比較沉寂，軍長判斷敵人是逐漸往西推進的，留在這方的敵人不過要牽制我們的兵力而已；立刻命令××師的左翼轉取攻勢，士卒很奮勇地往前攻擊，最後把龍山宮四面尖都收復了。」

「正當全線劇戰的時候，敵人還源源地向南下，正午六時到十一時便有一個各兵種連合約六千人的縱隊經過黃泥港新倉往南前進，下午三時還另有步兵二千多騎兵四五百在太湖西南方河灘上集結，有待機舉動的模樣，我們沒有長射

程砲，又沒有飛機，祇能夠在高山上把望遠鏡的圈子裡去透視他。」

馬處長繼續對我述說，現出很惋惜的情態。這時忽然間發出飛機警報的嗚音，基於我在武漢的經驗，就當立刻躲避了，但是他們老是很鎮靜的，像沒有其事的樣子，我故裝着鎮定地問「怎樣不躲避嗎？」韋氏說，「四周都是高山牠不容易發見我們，就是發見了也是無從投炸的，假使是在平原大地，那就非躲避不可」。然而我那微弱的心靈已經是跳砰砰地了。

談話是繼續下去。

「現在說到廿九日了。依幾天來情況，推移的情形觀察，敵人的主力該是向南移動了，方慶敵人攻擊幾天我們的陣線沒有變動，進一步便可實行攻勢了。可是事實有出乎意料之外，今天忽然從宿松方面開來四千多的敵人，統統加入對××師攻擊，連同昨天攻擊的便超過一萬二三千以上，大小砲數十門，

飛機十二架，自晨至暮猛力攻擊；大有不下不休的氣勢。在那砲彈和炸彈之下，龍山宮、西風腫、四面尖等陣地完全毀壞了，接着還有密集部隊來衝，經過許久爭奪之後，我們淒涼懸殊，不得不把幾個山頭放棄了；於是鷹鳴巖，天頭山也隨之陷於苦戰，右地區方面敵人乘着大霧，有二千多人從空隙處潛入，把右翼的芭蕉堡重重地圍着，同時另一部則猛攻花涼亭；那砲彈炸彈密密地落在陣地上，交通網給破壞了，一時間陷於極困苦的狀態。當時不但預備隊已經用完，就是旅部的手槍兵傳令兵都加下了。」

「××師和××師的全綫也陷於苦戰之中，四姑寨方面特別吃緊，前方很希望得到預備隊去增援，畢竟是無望的期待，當時除掉勗勉他們努力之外，兵是再沒有可調了。」

「六晝夜的戰鬥，以今天最爲激烈，雖然陣地還勉強可以支持，不過兵力

用完了，士卒太疲勞了，後方的部隊還遠在百餘里之外，而敵人却源源而來，當時集結在黃泥港準備加入的還有幾千人。」

「我覺得××師方面情勢太吃緊，再也不能維持過明日了，若再勉強支持，不幸而被敵人突破時，他便可長驅直入，影響全局太大，所以決心乘夜把××師和××師撤退第二線來，這就是最初設定的預備陣地。新陣地距離原來的陣線遠的十七里，近的不過三四里。但是××師却以獨立的行動，支持到三十一日才退轉在一條齊頭線了」。韋軍長說到此地，露出很抱歉的態度。

「與優勢的敵人能夠支持六晝夜之久，這不是容易的啊」；我很誠懇地說。

「話雖如此：畢竟太對國家不起了。」我很坦白地說。

「敵人什麼時候到宿松呢？」「三十一日才到。」

「太湖到宿松大約有九十里路吧？敵主力廿五日已到太湖。三十一日才到

太糊宿松，可知貴軍這一回側擊敵人是很有效的。」

「效果說不上，總算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了。」

「我和章軍長對答到這裡，馮處長又告訴我，當時傷兵很多，儘部隊所有的搬運力都無從送到後方，好在此地的民衆很能夠與軍隊合作，運糧食啦，抬傷兵啦全靠他們的幫助，因此我想起了在路上所見的情形，和訪問老百姓所得的結果，知到該軍的紀律是很嚴明的，凡事老百姓都樂意去幫助，爲了三十一軍給與民衆的印象如此良好，所以對於以後開來凡說是廣西軍都一樣地獲得民衆的歡迎，「莫爲之前雖美而不揚」，這是句確實的話。」

後來我們又談到洛河的守備和淮北之戰役，他們在淮北戰役是戰略的失敗，就戰鬥方面說，敵人最初未嘗不想從本軍正面突破而直趨宿縣，可是迭經大營集羅集雙堆集幾次攻擊不下之後，他才轉移方向從友軍方面突進，所以只

要我們強韌些，並不見得敵人怎樣了不可當的。

四

我的第一步工作至此結束了，他們不嫌其煩的供給這許多材料，真是感激得很。

第二日我離開他們往前線實地調查去，我希望獲得更多而更詳細的消息，和那許多無名英雄事蹟轉告我們的讀者，再會吧，親愛的讀者諸君！（完）

——廣西日報——

第五路軍在鄂東

鎮亞

廣西是個天然窮瘠的省份，這是盡人該知的，但廣西自抗戰軍興後，奉命出發北上殺敵的軍隊為數約有三四十萬以上，在全國各省的幅員和人口的比較

上講，他的出兵參加抗戰之多已是全國公認爲首屈一指，並且廣西第五路軍的軍隊教育修明，軍紀整飭，凡是參加抗戰的將士都能明白和遵守自覺的紀律，作戰的將士，認爲前進是光榮，退後是恥辱，與民衆合作是光榮，騷擾民間的是恥辱，服從命令是光榮，不聽命令是恥辱，並且官長兵士化，軍隊民衆化，所以到處受民衆歡迎膜拜，甚至幫助，因而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殊勳，這在過去的十二個月的艱苦抗戰中在東線，津浦綫，北綫的各個戰場裏，「五路軍」都是受各地名人和老百姓們的讚揚，這種樸實英勇，尤其爲羣倫共仰的呢。

自徐州淪陷，敵艦積極向長江要塞轟擊，皖西皖中的敵寇，也是極其活躍，從牠的軍事上的一切部署觀察，敵寇確顯然以攻取武漢爲主要目的，而由皖西的宿松至鄂省黃梅廣濟……又爲敵寇包圍武漢的在江北必經的一條路線，廣西第五路軍爲的要保衛大武漢以完成民族革命的偉大使命，於是又奉命源源

的關抵鄂省極東的××一帶佈防，準備極充實的力量，把鐵和血與敵寇火拚，所以這幾天來，那一刁那媽」的五路軍士兵口頭慣語，更在廣濟……充斥地流行着了。

記者自上月廿九日由桂林乘車出發，經衡陽，長沙，岳陽而至武漢，復由武漢沿江乘輪下駛至蕪春而廣濟，沿途上站在客觀的立場觀察和訪問，關於一般入對於五路軍在前方的作戰情形和軍風紀的印象問題，他們談起廣西軍，莫不是肅然起敬的說着：「廣西的第五路軍真是了不起啊！」現在把在鄂東目擊耳聞的拉雜寫在下面，報道吾桂同胞吧。

是六月八日那天記者抵蕪春後，隨同第五軍第×軍部各處職員和直屬連隊向漕河鎮屬蕪春縣出發，因為行李笨重，攜帶為艱，該軍部特請由蕪春縣政府僱伏挑運，據說蕪春縣因為征集太多了，倘有征集，非經過相當時日不辦，可

是爲的是第五路軍好的印象在民衆們的腦筋太深刻了；因而縣政府平時徵集民夫的困難都粉碎了，沿途上有一個夫子問記者說：「你們是廣西的？」記者說「是」，他接着說「廣西兵爲國家打仗太辛苦了，你看由最南邊到北邊來，路途跋涉，汗流浹背，怎不叫人敬佩呢！」記者謙遜說「敵寇傾巢侵犯中華，使我們老百姓田園屋宅都被遭踏，燒殺，婦女財寶被奸淫擄掠，難民載道，哭聲震天，我們廣西是中華的一角，我們絕不忍坐視同胞慘遭荼毒，而且爲國家民族而打仗是應該的。」他說：「是的，是的，我們縣政府平時徵集我們幫別的軍隊挑運行李時，因爲他們的……所以我們有的拒絕不肯應命，有的半途逃避，可是你們廣西軍隊軍紀很好，對民衆太看重，這種真正爲國家民族出力的軍隊，使我們得到接近的機會，是求之不得的，所以縣政府徵集我們時，我們不獨沒有拒絕，就在半途也沒有逃避啊。」他接着又說，「你看你們管着行李

担的士兵沿途招待我們是何等的殷切，我們現在就流了汗，都還未能答報各位的恩德呢，至於沿途上各村民衆都燒茶等候，真正所謂箪食壺漿呢。」

第二天晚上，皓月當空皎潔如同白晝，我們繼續由漕河鎮沿着漕濟公路作夜行軍進發，到廣濟縣管轄的一個路旁，天井小店裏的婆婆，知道我們廣西軍隊經過，馬上拋開睡眠的時間從床上爬了起來燒茶款待我們，弟兄們把錢給她，她拒不肯收受，而且說我知道你們是廣西軍，爲國家民族努力太辛苦了，愧煞我們沒有好招待呀，你看在窮鄉僻壤的婆婆，對於五路軍的印象，也有這麼樣深刻和認識，其餘可以概見。

行行重行行，約莫是午夜十二時，我們便到達廣濟了，那時萬家局門閉戶萬籟無聲，可是廣濟的民衆經我們的敲拍，說聲是廣西的軍隊他們於是不等保長到來，早就開門歡迎弟兄們進內，殷勤而親切的招待着了，他們告訴記者

說，日前的五路軍凌師和劉師先後經過這裏，軍紀很好，他們不獨不侵佔老百姓絲毫，並且還很親親切切地把剩餘的和搬不開的東西送給我們老百姓，住的地方走了打掃清潔一點沒有骯髒。使用的傢俱，均放還原處，一點也沒有損失……現在劉師還駐在這兒，他的官兵對我們很客氣，公平買賣，做商意的人誰都願意把東西賣給他們呢。我們由這簡單的語調意味起來，廣濟縣城的民衆對五路軍的態度何等欽仰呢。

從前的民衆，對軍隊趨避惟恐不及的，爲的是有軍隊所到之處，隨地駐紮民房，濫用民物，走了打破骯髒的，甚至任意予取予攜的了，儼如土匪式一般無二，相反地現在的五路軍會到得民衆歡迎，所到之處軍民打成一片的，就是不駐民房，不濫用民物，要是不得已而駐民房不得已用民物，將走時都是一件的點交清楚，地方打掃清潔，所謂「軍紀嚴秋毫無犯」，現聞該軍更重申禁

令凡是騷擾民衆事實確鑿的，得先斬後報，那末五路軍將來更加會與民衆切實合作，而完成復興民族的偉大使命。

南寧民國日報

黃梅前線

鎮亞

○……○
偉大的行
列昂首入
戰場

○……○

目前江北戰事突告緊張，宿松失守，黃梅相繼淪陷，五路軍劉師爲收復黃梅而確保廣濟以保衛我國心臟的大武漢起見，奉命開抵黃梅附近，協同友軍相機反攻，同時發動廣大民衆協助我

軍抗戰，切實達到實際的軍民合作，充實抗戰力量，藉以驅逐倭寇，我們從事政工的人員，也分別出發前線工作。

是十二日的絕早，晨光在大自然的懷抱透露着光芒，和月亮光交映着，颯的虫聲唧唧地不住的叫，鷄聲喔喔的啼得更熱鬧了。一同志們！快準備出×

×工作去！」主任用尖銳急促的聲音叫喊着！同志們就一致起來束裝待命。

一會兒，我們這一羣偉大的行列，就披星戴月地朝着黃梅公路前進。晨風不斷的吹拂，非常涼快。服務團的同志唱着各種救亡歌曲，打破了沉寂的空氣。在公路的東邊，大別山的支脈蜿蜒高聳，高出雲巔，形勢險要。公路兩旁的田禾早已熟黃了，爲了戰爭，使農民們不得安心在家從事收穫，這不是敵人賜予是誰呢？行行從行行，不覺間達天河鋪前線，大砲聲和機關槍聲在斷續的交響，但是同志的歌聲還不住的唱着，打破原野的寂寞，這一羣偉大的行列，已是昂首入戰場了。

○……………○
黃梅失陷

後敵大肆

奸掠

○……………○
我們到得大河鋪前線後，再向西南行，在第×團團部稍事休憩。這時第×團李團長正在指揮砲兵沉着應戰，由李團長的口氣中，知道我們的砲兵發砲轟敵，成績很好，據說敵人的砲兵

陣地，經被我砲轟中，獸兵胡亂逃竄，損失巨大！

大河舖距廣濟約×十里，距黃梅三十里，黃梅縣城早在十日前失陷。黃梅縣係鄂省極東的縣份，東接安徽，南臨長江，大別山脈在縣的東北綿亘蜿蜒，西南又多湖沼，形勢相當險要，敵重兵器又不易活動，實為有利於我軍防守的絕好地區。可惜在本月初，敵人陰謀詭計，着便衣裝偽裝難民混進城裏，縣府和守軍沒有注意，以致我軍放棄宿松退守××新陣地時，竟遭內外夾攻演出激烈巷戰，我×軍給敵以巨大的消耗後，不得已忍痛退至新陣地，這種慘痛的教訓，我們軍民每一談到，表示異常憤慨！

黃梅失陷後，倭寇的擄掠奸淫，自屬意料中事，據說，黃梅敵多係偽滿蒙鮮人，性情暴戾，到處搶掠民衆財寶，任意宰殺鷄犬牛馬；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婦女未及逃難的，多數遭受輪姦，哭聲載道；所駐房屋門板既盡數燒燬，移

動後，又縱火焚燒，日必數起；四野田禾則縱馬踐踏，老百姓終歲辛勤希望一飽的，已經遭受着敵人的砲火燬滅了，太白湖濱的象鼻山上的居民，敵人不時的坐着小汽艇到去擄掠，手段來得更慘酷。戰區的難民，扶老攜幼向着我們的陣地沒命底逃跑，真所謂罄南山之竹，也難書盡倭寇的殘暴了。熱血男兒還不一致起來替同胞痛雪恥辱嗎？！

○……………○
我軍紀嚴

明民衆極

愛戴

○……………○
民衆是抗戰力量底泉源，假如未淪陷為戰區或為我軍固守防線的地區裏，民衆都逃避一空了的話，顯然地在作戰上是受到絕大影響，這在第一期抗戰已經得到慘痛底教訓。現在大河鋪前

線，砲火雖然整日地轟擊着不停，可是爲着五路軍的英勇果敢善戰，和紀律嚴明，這在民衆們的腦海裏深刻認識和印象，因此五路軍軍各師開抵大河鋪前線增援以後，民衆們紛紛回到家裏來收穫和做其他的生活，好似沒有戰爭一樣！

我們到那裏附近鄉村工作，老百姓都對我們稱贊五路軍的武德。我們隨便

摘錄一點來證明：

「你們是李宗仁的軍隊，是要老百姓的，好得很」。李宗仁的軍隊對我們老百姓很好，我們聽到是他們來這裏以後，大家都不怕。」「你們是廣西的隊伍嗎？廣西的隊伍不拉夫不強買，公平交易，愛恤民衆。我們做老百姓的應當盡力幫忙才對的。現在我們已經決定，如果你們隊伍需要買賣的，我們當盡量供應，好像原來是三毫一斤的，我們要兩毫夠了，即使沒有現錢兌現時，也會賒賬的。你們廣西的隊伍英勇果敢，必定會打勝仗，我們得到你們的隊伍幫忙，什麼都不怕了！」

各將士也對我們說着：我們的軍隊剛剛開到這裏時，民衆們都逃了，後來看見我們頭上戴着鋼盔，民衆們認爲戴鋼帽的五路軍是買賣公平，態度和順，

知道我們是李宗仁的軍隊，他們都歡天喜地的回來。他們見到我們的兄弟愛清潔，也跟着我們愛清潔起來。

現在大河鋪前線的軍民是已打成一片了，抗戰的情緒在不住的高漲，抗戰前途異常樂觀呢。

○……○
最前綫巡
禮陣地極
穩固

○……○

第二日前線沉寂，渺無砲聲，同志們都到團部請團長領導我們到前線參觀去。李團長非常歡喜，派由劉團附率領我們前往。

在我們的宿營地到最前線，相距不過五華里。我們一行十

餘人，緊跟着劉團附向田厓小路行進，不到半點鐘，我們已到黃家灣最前線。

那裏面的壯士，在戰壕裏準備廝殺敵人，前哨兵屹然向前注視，英姿勃勃，躍躍欲試。我們知道他們定會奮勇殲敵，保守國土，敵如冒險進犯定然遭到絕大的打擊。

那裡一帶的工事，構築得異常鞏固，前綫的將士都很堅決的表示，願與陣地共存亡，敵人縱然在前面不斷地把飛機大砲機關槍向我們轟擊，我們也決定最大的力量粉碎敵人的企圖，沒有命令，絕對沒有向後退，言談之間，憤慨異常，象徵着勝利之神已在前面等着了。

○……………○
我向敵總
攻敵敗退
廿里

○……………○
我軍到達黃梅前綫，配備防守，相機反攻，士氣極旺。四日晨奉令反攻，砲兵協同轟擊，四時我軍各團營一律埋窩進飯後，整裝出發，士飽馬騰。四時半實行總攻擊，當時前綫將士冒着敵人的砲火，奮勇爭先，我砲兵發砲來得更準確，敵人陣地被轟壞素半，敵官兵傷亡甚慘，我節節進逼，壓迫敵潰退二十里，只得退守黃梅城。

午後我大砲還在不停地轟，機關槍也特特谷谷的向敵人掃射，各級將領都到前線督戰，士兵勇往邁進，前仆後繼，這時候的敵人，畏懼異常，祇得困守

據點。

黃梅方面的敵，爲數約有四千餘，多數係僞滿蒙鮮人，由宿松後援的敵，聞已被我切斷，據黃梅縣城的敵，又被我們大軍包圍，極形恐慌。當我軍總攻時，敵已畏縮有退意，黃昏以後，前線漸趨沉寂。但敵現仍在我包圍中！

十五日敵機在前線整日轟炸，然因我軍將士沉着鎮定，敵機投彈技術低劣，我無甚損失。十八日，有敵機一架，在盧家河附近低飛，被我機槍迎擊命中，搖搖欲墜，至周國鎮附近跌落，人機俱燬，人心大快。

○……………○
今後的戰

局我佔極

優勢

○……………○
將來戰局如何演進，這個問題，據記者的蠡測：黃梅東北山嶽

高聳，西南多湖沼，現長江堤水潰決，水勢泛濫，潦水已淹至黃梅城，汪洋一片，敵西南進既不可能，向東北進，又祇梅廣

公路可通，惟兩旁都是高山峻嶺，易守難攻，故日來戰局，我已站極穩定，優

勢屬我，如果敵冒險進攻，定然殺他片甲不問。

不過敵到處利用漢奸，現在黃梅前線的漢奸們頗爲活躍，這種認賊作父，甘心爲亡國奴的涼血動物，受敵利用，在前線的後方作種種破壞，或者指示目標給敵轟炸，這種該殺的漢奸，我軍已積極防範，在這數天中，前綫將士都常活捉到漢奸，相信漢奸們在我們的陣地決難相助的，不過在前綫的後方，村保甲長聞風逃避，實在是是不好的現象，「打到黃梅去」「打到東京去」，這些口號，我們在前綫時常都聽到。

南甯民國日報

反攻黃梅

目前江北敵軍，雖然盤據太湖宿松，更進而侵入鄂境黃梅，然而已經被我大軍包圍切斷敵的聯絡，敵已成囊中之鷄；特別是十四日（八月）的那天，我軍

以小部隊向黃梅實施反攻，半天的工夫竟追擊敵出二十餘里以外，使敵祇得困守於黃梅水城，這更使敵恐慌萬狀！這次小勝利，足以朕兆着將來底大勝我更有絕大把握，而這回反攻黃梅敵，×××師係担任正面的攻擊，記者爲了要明瞭這次反攻的詳細經過，特地趕到該師的駐地訪問。

是×日的下午，記者獨個兒沿山路向該師駐地進發。在重巖疊嶂，羊腸崎嶇中千辛前行，好不容易才找到師部，謁見了師長劉×副師長劉××。

「聽說本月十四日貴師向黃梅敵反攻，擊敗敵退廿餘里，黃梅城幾爲我克復，這一次血戰的經過怎樣？」記者謁見了師長副師長致敬後，開始這樣的問。

「我軍這回的反攻，乃以小部隊施行威力偵察的動作，我們奉令到黃梅接友軍的防地不過是最近以前的事。敵人佔領黃梅則已有了十來天，它有佔領的陣地，當然構築了相當堅的工事，牠們的裝備，不消說比我軍是好的多。在黃

梅附近的倭寇，兵力的正規軍步兵兩個聯隊，騎兵百餘名，砲約廿門，偽步兵約三千餘人，合共約有一萬二千人，配着水手三百人，汽艇小船約二百餘隻，來去不定，黃梅以東二郎廟尙有敵機械化的部隊，以我們當面敵人之素與量講，照理敵人優越得多。不過這一回的反攻，畢竟會趕走敵人衝破敵人幾個堅固的防線，這是值得慶幸的一回事！

「談到這一回反攻的經過：在十四那天色拂曉我們以三兩營兵力協同友軍同等兵力及砲兵一排，同時出動。敵人最前線與我對峙的是偽軍約有二千多人，而十里舖巨魏家涼亭一線是倭寇的正規軍約一聯隊，他的砲兵陣地都在此附近，牠的防地兵力，并合共約八千餘人，我們則係小部隊陣線延長，兵力配備頗感不敷。可是因我們攻擊精神旺盛，個個勇往邁進，所以攻擊最前線之偽軍時，如摧枯拉朽，固不必講，即攻擊至敵主力陣地之倭寇時，如山崩海裂向

後潰退，我軍乘勝追擊，直至敵砲兵陣地的魏家涼亭。這裏距黃梅城祇三四華里，假如西南方面有相當兵力協同進擊，使敵二千餘人不能從十里鋪出陳家排作迂迴包圍的攻擊我軍的企圖，那末黃梅城早已克復了！」

師長在很興奮地暢談了戰況，接着他又告訴記者說：「敵人的飛機大炮是不足畏的，當天副師長在某地指揮，我也乘汽車到別線指揮去，當時敵機不住的在我們頭上盤旋，丟了四五個小量炸彈，并掃射機關槍，但都是丟到射到荒地去，大炮不只是一樣嗎？它胡亂的轟擊，即是冤枉了那些荒郊或樹木，我們並沒有什麼損失。」

「那末這次作戰經驗，師長有什麼感想呢？」記者繼續地問。

「是的，這次作戰，我覺得在敵人裝備優越，工事相當堅固，而我軍則多未經戰陣，且係小部隊出動，竟能夠操到勝利，這點全靠我們士氣旺盛，將士

勇往直前，所謂「精神勝於物質」。現在我們的部隊有了這一回的戰鬪的經驗，士氣倍旺，當出擊的時候，有一位班長吳超，他前進時肚皮忽被流彈穿破，腸子流出，然而他還負傷前進，手刀敵兵三五人，暈倒了才罷休，這是值得欽敬的，但諸如同類的事情也有很多很多，將來要獎勵他們的。此外，這次的步炮兵，協調也已有相當進步，砲兵發射的成績很好，不過我們交通器材缺乏，推進時聯絡欠佳，下級幹部指揮技能還欠訓練，這不能不認為最大的缺點，我們應設法補救！」

「至於此次的反攻，我軍傷亡雖多，但估計敵當倍於我」，師長解答了記者問後，大家默然一會，便辭別了出來！

在××師部的附近，駐有該師的野戰病院，這裏面剛由黃梅前線運回治療的負傷將士十來位，由師長劉×的指示，記者得知道而有機會慰問前線的負傷

將士，聊表一點敬意，當時同到這個病院慰問去的，還有重慶國民日報同業彭世植君。我們到了病院後，見到這十來位的負傷將士，他們都是受輕傷的，精神還好，假使沒有繃帶包裹着傷處，或許有人還認他是個壯健者，他們見了我們到了，表示極歡迎似的，我們向着負傷將士致敬後并道達來意，他們便將作戰和負傷的經過告訴了我們，態度非常誠懇。

據他們的報告，知道有許多將士是首次的開始與倭寇作戰，然而他們都非常勇敢，他們在那天絕早奉命反攻的特節，一個個都感到萬分興奮，等到「衝」的命令一下，他們都在奮不顧身的向前邁進。他們與敵哨兵接觸了，敵才從夢中驚醒，慌亂萬狀，手足無措，我們的忠勇將士却瞄準敵人發砲掃射，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

最好笑的是敵兵非常怕死，我們的將士一聲喊殺，敵人無不潰退下來的，

這次我們的忠勇將士衝破敵兩道防線後，只顧喊殺，不斷的向前衝，敵便不斷的往後潰退，表現着萬分慌亂。我軍一直衝到黃梅附近，砍敵如砍瓜切菜的，順利得很，假如友軍會一致的向前衝，黃梅城或者也會收復了。

至在戰術的優劣比較上，據他們的報告，「敵人的射手頗準確，可是動作很遲鈍，我方射手雖則沒有一律，不過動作的迅速敏捷，那就比較敵優的多，（所以這次的反攻，我們負傷的及死亡的不過數十人。）而敵則傷亡數百，」敵雖然有由樹上掃射下來，但都被我們擊破了，由這點觀察可知道我們的戰術一天天的進步，最後勝利的把握更大！

最後記者問：「各位要寫家信嗎？」他們齊聲道「寫家信幹嗎？我們要等到醫治好了，再寫到部隊去？」怎樣寫呢？「是把我們的傷好了再要到部隊去，使部隊寫公函給院長，等我們再得有機會殺個把敵人替國家民族出力！」

由於這些對答更知道他們的意志多麼的堅強啊。

我們談了許久，夕陽已落西山了，我們辭別了戰友，出了病院，晚風溫和地迎面吹送，繁星月向人間照耀，象徵着光明的來臨似的。

南甯民國日報

鄂東戰局鳥瞰

卜少長

鄂東的山，廣濟縣全境三分之二幾全爲山脈地帶，縣境南濱臨長江，自蟻蟻河以至武穴，田家鎮，東南半幅，盡是湖沼，其較著者有太白湖、桃樹湖、赤磯湖、長江湖、小磯湖、昔塘湖、連城湖、萬人湖、武山湖、黃泥湖、馬口湖、陽城湖、朱家湖、兩湖大小不下二十，現武穴與龍坪鎮間有決口兩度，江水氾濫，黃梅與廣濟間的沿江三角形地帶盡成澤國。

如欲保衛大武漢，必先保衛鄂東，欲保衛鄂東，必先保衛廣濟之線，廣濟之線若被敵人突破，鄂東不保，鄂東不保，武漢也就危乎殆矣。識者謂保衛大武漢，江南之線在陽新大冶，江北之線在廣濟田家鎮，確爲一針見血之言。

江南之線，聞瑞昌已失，瑞昌若失，敵人必用兵進犯鄂東。兩週來鄂東平靜無事，敵不來犯，我亦不攻，此非敵人之不犯鄂東，實緣準備工作未周，加之江南未獲得一與江北平行之沿江岸據點。原來敵人進攻武漢，於大江南北兩岸之戰略，將逐次均衡進展，南動則北靜，北動則南靜，故江北進獲得龍坪鎮，雖受阻於江水氾濫，要亦爲江南停滯於九江之故，現瑞昌既到手了，瑞昌與龍坪遙遙相對，江北經兩週來佈置，敵人若不大規模於黃梅正面，以及鄭公塔，吳文貴，大金鋪，武穴，田家鎮一線，擇較弱一處進犯，企圖突破鄂東戰線吾不之信也。

以大江南北戰局而論，江北實較江南爲重要，敵人爲五個師團——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十三等主力俱傾用於此，江南雖香口、都昌、九江、墨子、沙河、以至侵犯瑞昌的歷次戰役砲火震天，惡戰近月；但將來威脅武漢，攻略武漢者，仍置重長江北而不在江南，因江南方面，儘管敵人取得陽新大冶，或南向而下南昌，直近長沙，仍不能收得攻略大武漢之戰果，打通平漢路之迷夢，終無由到達。

鄂東地區，包括平漢路以東，安徽河南之一帶，現劃爲××戰區，由李××將軍任戰區司令長官，佐以××將軍（副司令長官），陣容更見整齊，其部隊皆勇敢善戰，尤以山地作戰，最有把握，以部隊素質而言，較前兩期抗戰，部隊中充實而又整齊得多，將來敵人在此方面進犯，決遇不可侮之打擊，非出數十倍之犧牲代價，不易獲得寸土地也。

敵人作大規模戰事準備，我方亦非不作準備，兩週來我方除積極加強軍事外，對於彈藥補充，給養充實，部隊調整，以及統一指揮使能步調協同，曾有澈底之改進與演習，秣馬厲兵，誠有恃而無恐，有備而無患。

故吾人在此期中，對於敵人三三五小汽艇之蠢躍右翼湖沼地帶，偵察機之每處繚飛，以及正面公路兩側斷續施擊，視爲山雨欲來風滿樓，信不誣也。

據日昨情報，盤着黃梅城內之敵人，爲東北籍之吳中淵，率領有偽軍一團，駐屯民衆教育館，爲虎作倀，供人驅使走向死亡，漢奸誠令人可恨而又可憫也，但敵人之以華制華毒計，欲達到滅我種族目的，吾人豈僅悚懼而已哉！敵人在鄂東用兵路線，各指揮官與高級參謀人員，觀察之見解不同。有謂將沿江以飛機狂炸田家鎮，甚至使用毒瓦斯，一面復佐以海軍兵艦之砲火，使田家鎮成爲焦土，由兵艦汽艇載運兵卒強行登陸，北鎮趨漕河鎮，迂迴廣濟

者，有謂佔武穴爲據點，突破武山湖與黃泥湖間陣地以包圍廣濟者；有謂積全力猛犯中央線，機械化部隊與重兵器沿公路逐漸推進，猛撲廣濟者；有謂集中兵力自合肥西趨信陽，突斷平漢線者，以上判斷皆係根據這個理由，要皆可有一千秋，非可等閒視之。惟檢閱敵人過去肆虐之戰略與夫敵人之所優長，則知自田家鎮登陸與沿公路猛撲廣濟，較多取用一案也。但無論敵人從何處進犯，或採用何種戰略，第×戰區長官都早決下定案，不來則已，來則血拚，誓以鄂東爲墳墓，抱不兩立之決心矣，萬一將來廣濟失陷，或田家鎮落敵人手，第×戰區內××師忠勇將士，決不退出第×戰區一步，如×將軍謂：

「那個時候，我們就游擊隊，運動戰，什麼都來，祇要我們還有一兵一卒。」
漢奸問題，仍相當嚴重，本月廿三日第××軍於大金鋪捕獲一男一女，伊等徒步來自黃梅，據供，行前敵人每人給以五十元，遣其來偵探我方地形及

部隊所在地，若將來得到成績回去報告，則每日以五十元計酬。此一男一女即依法判決死刑，其屍體埋葬前，記者適路過得窺見之，兩人似爲夫婦，皆三十許中年，飲彈而亡，一抔黃土，而此下場，實足發人深省也。

南甯民國日報

五路軍江北大捷

中央社滬水八日下午十時五分急電：昨敵竄入廣濟後，一面紛紛增援，一面積極佈置，冀以廣濟爲續犯之根據地，我爲在戰略上求得有利起見，除在四郊加以監視外，任其增援，任其佈置，迄至今午，敵增援四千餘人，佈置妥當後，以爲我正面十分薄弱，乃又開始向我猛犯，企圖逕侵滬水，實則廣濟爲我大武漢之門戶，我決無輕易放棄之理，故於事先將我五路軍所部第卅一軍，伏

處在廣濟西敵必犯路線之界嶺兩腰，下午一時許，敵果以一聯隊之衆，携新銳武器，前來攻犯，其時我界嶺兩腰所部，在敏捷指揮下，躍出戰壕，齊聲喊殺，敵於此不意之際，遇我大軍，一如泰山崩其前，洪水泛其後，慌亂狼狽之態畢露，我於敵陣混亂之中，出入斬殺，聲勢浩大，二小時後，敵遺砲十餘門，遺屍千餘具，向廣濟逃竄，然我仍不以一時勝利爲滿足，根據既定戰略，向敵追擊，四時許，敵逃入城內，我亦跟入城內，殘敗之敵，經我窮追猛擊，抵抗能力全失。我遂一舉克復廣濟，敵軍被我斬獲者又在一千以上，戰利品被我奪得者一時更難估計，我勝利軍爲發揚優勢，擴展戰果起見，又同時向黃梅躍進，誓必將黃梅敵巢完全覆滅，此次大捷，乃我高級將領決策于前，並親臨火線鎮定指揮，與我作戰將士奮勇苦鬥之效果，現我江北戰事，因此大捷，全局形勢益爲穩固。